



【念念亲情】

亲亲的嫂子就像娘

□赵文华

四岁的时候，娘因病去世了。大舅家的大表哥执着我的小手，拿着笤帚给娘打扫干净墓穴，并把一面圆的小镜子镶嵌在一端的墓壁上。从此，娘就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我的世界里也再没有了娘，没有了娘的佑护和温暖。

那个时候还是生产队年代，每天傍晚下地劳作的妇女会被允许提前下工，理由是早回家做饭。但下工后的青年妇女却舍不得回家，总是打上满满一篓子青草带回家喂猪、喂羊。打草的时候会顺手捉很多蚂蚱，用一根细细的草根串了，别到发簪上。等候在村口的小孩子远远看见娘归来，便热烈地扑到娘的怀抱里撒欢。亲热够了，便接过娘给的蚂蚱，在奶奶做饭后的余烬里烤熟，美美地嚼起来。在那个温饱都是问题的年代，一大串香香的烤蚂蚱便成了孩子们每日在村口等娘归来的最大期盼。

没有了娘，也没有香香的蚂蚱。当时的我懵懵懂懂，不清楚娘去世意味着什么，只是在心里嘀咕好多天不见娘了。开始的时候，我依然会去村口等娘，等到天黑也舍不得回家，总是感觉下一秒娘就会出现在视线里，哪怕娘的手里没有蚂蚱。过了好些时日，总是等不到，便不再去了。

时至今日，每每听同事说起自己的娘，念叨起娘的好，心里仍旧酸酸的，别有滋味在心头。读到别人怀念娘的文章时，也总会触动心怀，常常在无人处潸然泪下。人走千里需要个家，人活百岁需要有个娘啊。

没娘的孩子像根草——只有没娘的孩子才能真真切切听懂这句歌词，才能品咂出其中的滋味。后来我在济南安家落户、扎根生存，却很少回老家：没有了娘，也就没有了家，故乡渐行渐远。

后来，是嫂子给了我们故乡的温暖情怀，给了我们家的烟火可亲。

由于家庭缘故，哥哥成家较晚。在日照打工的时候结识了嫂子，走到一起组成了家庭。兄嫂二人同心同德、勤劳肯干，白手起家创造了自己的幸福小家庭。自此，逢年过节，哥哥嫂子便一遍遍叮嘱：回家过节。

从济南到胶州市里岔收费站，三百公里三个半小时的车程。下了高速公路约莫十分钟就到了嫂子家。干干净净的院落里除了春天的花秋天的果，晾衣绳上一定会有几床晒得满满太阳味的被褥。如果是秋冬季节，哥哥一定会早早生火，把暖气片烧得热热的，暖气片上一定会挂着几条干净的毛巾。炕(老人家喜欢睡炕)也被烧得滚烫，往炕上一躺，后背和腰腿很快被烙得暖暖和和、舒适通畅。炕前的地板上，一定会整齐地摆放着三双嫂子新买的棉拖鞋，如果是春夏季节，则会是三双新的单拖鞋。炕前的书桌上，一定会摆上新牙刷，还有嫂子特意为我们买的贵点的牙膏。

有一次闲聊，妻子无意中提及家中被子该换了，又不想要成品的被子。嫂子听说后，当年就种植了棉花，找人加工后，给我们做了两床新被子。嫂子还担心被子薄，两床被子用雪白的棉花填充得厚厚的、鼓鼓的。

回家的餐桌上一定都是我们爱

吃的饭菜。担心我们在济南吃到海鲜的机会少，每次回家，哥哥都会起早赶集买回各种新鲜海鲜，尤其是我们一家三口都爱吃的花蛤蚶，更是不可或缺菜品。

嫂子在家附近的农场上班，每次我们回家，嫂子总是早起给我们准备好早饭再去上班，中午和晚上下班回到家后，顾不上休息就钻进厨房为我们准备饭菜。我们在家里喝茶玩耍，看到嫂子这样辛苦为我们操持，心里非常不得劲，就让嫂子简单做点吃的就行，或者由我们负责采买烧制，可嫂子总是不允，依然变着花样做好多好吃的。妻子常常感叹：嫂子对待我们，像个做娘的一样。

每次回老家，嫂子都会提前给我们准备好吃的返程时带回：头茬的香椿、头刀的韭菜、翠绿的小葱、冷冻好的山菜和荠菜、炒制的蒲公英茶、自己小菜园的豆角和芸豆、别人给的野生鲫鱼、当年的小米、挑选好的花生米、山泉水做的豆腐；自己种植的小麦收割磨粉后挑出最好的给我们；用豆饼作肥料种植的白菜，为了让我们多带几棵，就把白菜帮砍掉，只保留白菜头；在门前放养的鸡除了回家宰杀炖给我们吃之外，走的时候还要宰上几只让我们带着，怕我们炖鸡的时候麻烦，嫂子甚至让哥哥给剁成小块，分装在便当盒里，方便我们分次食用；家里的山鸡蛋一个不落留给我们，有时候装车的那一刻还去鸡窝里看看有没有新下的；自己喂养的猪宰杀后给我们留出最好部位的猪肉、排骨，还有后肘。用他们的话说，这些东西都非常“绿色”“安全”，吃着放心，一定要带回去。

每次我们准备启程的时候，嫂子已经在班上了。其间仍不断打电话叮嘱，担心我们落下这个忘下那个。有时候甚至会骑摩托车赶回家，扔下一捆菜又匆匆返回：艳芹姐刚送来的，没施化肥没打药，一定捎着。每次回家，和嫂子共事的艳芹姐姐等好几个人，还有嫂子上班农场的老板娘周瑞凤，总是不停地问：老二啥时候走？俺家还有这菜那菜，走的时候再弄，还新鲜。

五一假期回家时，想带点新鲜鲅鱼和鸡肉回来，妻子也很想吃家里做的豆腐。担心天热豆腐早做出来会发酸，哥哥和嫂子就在我们返程前的夜里忙活到很晚做好豆腐，第二天又早起分割、放凉、分装；为了保证鸡肉新鲜，哥哥和嫂子也是当天早起宰杀，烧水去毛；鲅鱼是嫂子与做水产生意的一个乡邻对接，确保是当日捕捞的，才让哥哥骑车买回。

早在刚到家的时候，周瑞凤嫂子就赶忙帮着给预制冰块，备好泡沫箱，还给包了一大兜白菜猪肉馅的包子。包子是包好后冷冻起来的，品相精致。回到济南后，我们赶紧蒸制了几个作为午饭，咬上一口，喷香，一下子让我找到了当年奶奶包的白菜猪肉馅饺子的味道。和周嫂子从未有过交集，也素未谋面，却为我们做了这么多，让我这个没娘的孩子感受到了故乡亲人的关爱。

常言道：老嫂比母。但嫂子不老，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却像当娘的一样待承我们、照顾我们。每每想起这些，心间也是暖意丛生。

□薛原

年轻时偶然遇到的一本书，或许能影响一个人的阅读趣味和眼光，甚至决定了一个人在未来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四十年的阅读生活。譬如漓江出版社1985年初版的《雪国·千鹤·古都》一书，就影响或说决定了我对日本作家作品的阅读兴趣和阅读口味。而书名中出现的这三个中篇小说，也是川端康成获得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缘故。

将近四十年过去，这本《雪国·千鹤·古都》依然在我的案头。当川端康成辞世已过去整整五十年后，川端康成的文学作品也进入了公版，也就不难理解从今年初春至今，川端康成的文学作品新版蜂拥而来。尽管对于川端康成的作品，我已经有了多种，但仍然入手了几种新版。四十年的时光，川端康成的作品一直陪伴我的阅读生活，首先感谢文学翻译家，所以在翻译家前边加了文学二字，也就是说这种翻译不仅仅只是语言的翻译，而是文学翻译，这并非“机器翻译”所能取代的。因为不同的译者有不同的语言情感的表达。对于我这样外语上的文盲来说，若没有文学翻译家的译文，我是没有能力阅读外国作家作品原文的。

对于外国文学翻译，就连颁奖给川端康成的诺奖授奖词里也承认，文学作品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绝非易事。用授奖词里的话说，川端康成的作品，在当时实际上只有三部中篇和若干短篇被翻译成几种文字，“这不仅因为要想准确翻译出来实为不易，还在于翻译只是一种肉眼很大的过滤器，使用这种过滤器，势必会丧失作家各种极富表现力的微妙的表达。”不过，迄今翻译过来的川端康成的作品，充分表达了浸透着作家个性的典型画像。而翻译成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们能够阅读的译文小说，主要就是这三个中篇小说《雪国·千鹤·古都》。现在再重看这篇授奖词，对关于文学翻译的这段话理解尤其深，这就是说翻译的作用是“一种肉眼很大的过滤器”。

譬如说以川端康成的成名作《伊豆的舞女》这个短篇小说的题目为例，不同译者翻译的题目就有差别，例如：或者以《伊豆舞女》，或者以《伊豆的舞女》为题，像叶渭渠、陈德文等翻译成《伊豆的舞女》，而李德纯、林少华等翻译成《伊豆舞女》，题目里一个“的”字的有无，其实若细究起来，还是感觉稍稍有些不同；而到了更老一代作家翻译家侍桁的笔下，则题目翻译成《伊豆的歌女》，至少从字面上，歌女和舞女还是感觉有明显差异的。

【书里书外】

公版新版里的川端康成

譬如《伊豆的舞女》的小说开头部分对于年轻的“我”的描述不同的译文就有不同的描写，我检索一下手边就有六种不同的译文，这六种译文自然是出自六位不同的译者，而且都是日本文学翻译名家，现在放到一起，又如何选择？但在四十年前，最先接触的自然只有一种译文，而这一种译文也就决定了对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是否有阅读兴趣，后来再读到不同译者的同样这篇作品的译文，虽然在具体字句上有着明显的差异，但基本的阅读印象还是相似的，譬如说这段文字给我的阅读感受如果用几个关键词来描述，就是：我二十岁，高中校服，藏青色碎白花纹上衣，裙裤，独自旅行，来伊豆的第四天。译文虽然存在差异，但阅读印象还是一样的。当我们不能判断译文与原著是否吻合时，遇到什么样的译文也就决定了最初的阅读感受和印象。

尽管在这种翻译的“过滤器”下，没有能力读原文原作的读者不可避免无法判断哪一个译本更贴合原作的面貌和滋味，但在这样的差异下，其实我们仍能感受到川端康成小说本来的调子或说弥漫在他小说里的那种惆怅、敏感、孤独……这种惆怅和敏感也是从《伊豆的舞女》到《古都》再到其晚年小说里始终弥漫的调子。就像川端康成在五十年回顾人生与创作时所说：年青时写《伊豆的舞女》时期，自己孤儿的经历让他始终沉浸在苦闷的忧郁里，他回忆自己年青时的精神，用这样一句话来表达：“我总是感到心情上的紧张。”而这句话，也可以拿来形容阅读川端康成小说的印象。

对于各种新版的川端康成作品系列，我有选择地入手了几种，譬如金城出版社出版的小说《彩虹几度》，就是对川端康成作品的补充阅读：川端康成喜欢彩虹，在小说里也常常写到彩虹，这部《彩虹几度》以20世纪50年代的京都为背景，讲述了同父异母三姊妹的悲欢故事……之所以新入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雪国》，是因为小说译文出自现代作家韩侍桁，再就是这部书里除了《雪国》还收入了一个短篇小说，这就是韩侍桁不同于其他译者题目的《伊豆的歌女》。

有两种新版的川端康成文集也是我喜爱的，从版式设计到整体的装帧风格，当然还有所收入的川端康成的代表性作品。这就是上海书店出版社五卷本“川端康成精选集”：《雪国》《千鹤》《古都》《名人》《山音》；还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卷本川端康成小说系列：《伊豆的舞女》《雪国》《古都》《千鹤》《山音》《睡美人》。